国际犯罪学丛书

伪造与欺诈

伪造证件单据的国际犯罪

[法] 皮埃尔·戴尔瓦尔 著

单明伟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伪造与欺诈

——伪造证件单据的国际犯罪

皮埃尔·德尔瓦尔 著

单明伟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京】图字:01-2001-5526号
Faux et fraudes: La criminalité internationale des faux documents
par Pierre DELVAL/ISBN 2-13-04943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造与欺诈:伪造证件单据的国际犯罪/(法)德尔瓦尔(Delval, P.)著;单明伟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12
ISBN 7-5000-6707-0/D·104
Ⅰ.伪… Ⅱ.①德… ②单… Ⅲ.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案例—世界 Ⅳ.D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7710号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该书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策 划 人:刘海英
责任编辑:刘海英
责任印制:柴玉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14918)
网址: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总经销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625　字数112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10.00元

引 言

任何伪造证件单据案件的背景都是很复杂的，这里当然具有其纯刑法学的特征，同时也具有其技术层面的特征。这种案件属于我们最经常称谓的“奸诈的犯罪”，它们没有暴力或非常罕见出现暴力，但它们却是一种高技术性的、欺诈性的，以及技术和欺诈与阴谋诡计混合起来的智慧型案件。一个强者激发起来的是大众偶像效应，而街头人隐藏的热情，至少是那宽容的举止却往往使人联想起造假者的形象。不过，难道能说街头人就不具备技术才能，不具备艺术细胞和创造性等天赋吗？街头人制作和篡改的证件单据不是也愚弄了所有的人，无论是专家还是门外汉吗？我们在重大案件范例中看到，主角中除了堕落的学者和走入歧途的技术人员外，魔鬼的脸庞不是也清晰可见吗？然而，我们还是规避任何疑惑情感，而来揭示造假术和伪造技术的真实面目吧。造假并不是什么技术创新的反向延伸，而是一种败坏名声的活动，即一种欺诈活动。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伪造证件单据就是为了骗人，伪造者就是制造假证件单据并使其流通的人，故假证件单据在这个体系中扮演了基本角色。因为伪造证件单据不仅仅是欺诈活动的支撑手段，还是欺诈活动的构成要素。目前，无论是产品还是证件单据都是非法交易想猎取贩运的标的物，这种交易除受人类想像力的

限制以外并无任何制约。实际上，研制假证件单据的伪造和篡改手段的空间余度是无限的。

虽然伪造欺诈的行为是明显不道德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欣赏伪造者丰富的想像力和他们可使人轻信的非凡骗局——并非欣赏造假者的技艺才能。诚然，某些伪造证件单据的外在形式具有魔术性，但诚实地讲，仅仅拿掉其外在形式的面纱并不等于掌握了它的内在要素。因此，研究假证件单据是如何制造的就具有了实证性，使最有名望的专家在揭穿伪造的骗局后还能探究出其所以然来。

不惜任何代价进入市场流通的假证件单据本身是个诡计的物质载体，这种诡计的目的是使上当受骗的人接受原本不存在的事实。例如向核查不专心的商人出示伪造的身份证件，将伪造的钱币交到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收银员手里，用篡改过磁迹信息的银行卡在自动提款机上从某账户中提款，用假证件在银行开户等等。正如巴黎第一大学法学教授让·沙特兰所说:“伪造证件单据的作用实质上并不仅仅在于制造一个假货，而是恶意地让人心平气和地受误导，让人上当受骗而造假者从中渔利。”在这种情况下，伪造证件单据就是一种故意唆使行为。我们通过以下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案例来论证这一点。它们分别是超优假币案例、扎伊尔人团伙欺诈案例和利用银行卡欺诈案例。

“超优假币”案件

我们的时光又回到了 1992 年春天。被监禁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某监狱中的两位黎巴嫩籍毒枭捷布兰·哈那和皮特·卡塔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他们俩曾试图将三吨印度大麻藏在运橄榄的货车中,从黎巴嫩的贝卡谷地运进美国境内。然而美梦难圆,他们的货车在到达波士顿港口之前就被截获了。毫无疑问，两个毒枭

罪有应得，三十年的徒刑在等待着他们。他们若想改变命运，惟一的希望就是与美国司法部门合作，提供所有对追踪犯罪活动有帮助的信息。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揭示他们的秘密。就这样，他们向美国国库做了供证，对在中东地区协调运作的经济恐怖主义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以前，很多美国官员认为他们的货币形象既稳定又安全，是不会受到攻击的。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在欧洲、远东地区、中东地区和前苏联区域内流通着 20 亿至 30 亿伪造的美元。我们知道，现今发行流通的近 3900 亿美元总量中，超过 2500 亿美元是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的。由此可以想像得到，大量伪造美元是多么有利可图。而大量伪造美元势必对美国货币的国际品牌形象带来强烈的冲击。例如在俄罗斯，美元已取代了不稳定的卢布，俄罗斯中央银行认为流通中的伪造美元总量已达到 30 亿。根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的信息，俄罗斯中央银行外国货币调控司维克多·梅尔尼科夫司长证实，1996 年俄罗斯大众的美元持有量为 150 亿到 200 亿，其中大多数美元面值是 100 元。而在这些 100 元面值的美元中，有 15% 到 20% 是伪造的。有鉴于此，德国银行现今往往拒绝保障同俄罗斯兑换 100 元面值的美元。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毒枭捷布兰·哈那接受波士顿联邦检察官保罗·凯利第一次审讯时的情形。在一位海关人员的协助下，保罗·凯利开始询问捷布兰·哈那许多毒品案件的细节。然而使这位检察官喜出望外的是，捷布兰·哈那突然转变了话题，揭露在黎巴嫩存在着伪造 100 元面值美元的团伙网络，并详尽叙述了这些造假币者数年来所进行的活动。为了证实这一情报的可靠性，捷布兰·哈那坚称他可以派他的兄弟去贝鲁特走一趟，取一些假币回来，就他所揭露的实情向检察官提供无可争辩的证据。保罗·凯利对此虽然持怀疑态度，但却很感兴趣。这样，捷布兰·哈那的兄弟便按机行事去了。当他返回波士顿时着实带回了

5张100元面值的美元交给了海关人员。这些美元看上去同真币一模一样,致使检察官都不敢相信它们竟是伪造的。

然而,出于对不漏掉任何线索的考虑,保尔·凯利按程序与波士顿秘密情报机构[①]进行了联络。该机构和国库的一些代表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进行现场办公。国库人员完全知晓保罗·凯利准备向他们披露的事态。他们此行只是希望通过捷布兰·哈那获得"超优假币"存在的证据。为寻求这些证据他们已经奔波两年了。

事实上,自1990年开始,很多证人都证实了在中东地区存在着一个专门伪造100元面值美元的团伙。这个团伙的伪造手段不同寻常,他们不使用胶版印刷印制伪钞,因胶版印刷的美元看上去有种"平"的感觉,很容易被辨伪专家甄别出来。而那些制作得特别精细的假币却令国库的专家们焦虑不安。这种伪造犯罪行为运用了中央银行最现代化的印制手段,非常接近美国银行的造币方法。因而,我们可以通过触摸感觉到伪造的"超优假币"美元上有凹凸不平的细纹印迹。至于他们所用的纸张,则酷似1879年始由马萨诸塞州达尔顿市的克莱恩公司独家专为美国国库生产的专用纸张。他们所用的纸张同样含有75%的绵和25%的亚麻,而且兰红混合纤维[②]也镶嵌在纸的底基中。总而言之,他们的才干令人惊愕不已,伪造者甚至还为"超优假币"编加了真假难分的序列号[③],而且,他们的细纹印制版还在不断地进行着改良。

在保罗·凯利的办公室里,国库的工作人员证实了捷布兰·哈那的陈述。检察官手里拿着的美元的确是复制完美的"超优假币"。虽然国库的工作人员已竭力向保罗·凯利指出假币上面的三个小瑕疵,但这位检察官还是不能将这些假币与真美元区别开来。事实上,两年前第一张"超优假币"被送到华盛顿刑事侦查实

① 美国货币伪造侦测秘密情报局,简称秘密情报局,为美国联邦部门,主要职责是追踪伪造货币的行综和追捕伪造团伙。

② 搀入纸浆中长短不一的彩色纤维。

③ 通常在所有美元上印制的统一编号。

验室时，最好的专家也承认从未见过伪造的如此完美的信用券[①]。

依专家之所见，这种类型的假币需要非常尖端的技术与相当的科学研究才能制造。超优假币正面的黑墨含有磁性氧化铁，而环绕着“肖像图案”的细线也绘制得十分完美。这样看来，检察官拿着的假币既非荒诞怪客的作品，也非出自偶然造假者之手。这些假币反而认证了美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噩梦：即一种经济恐怖主义出现了，对美国怀有敌意的人成功复制了美国货币，并使其在国际间流通扩散。

国库的工作人员在与保罗·凯利相见之前，已经将他们的调查集中对准了贝卡谷地。自从七十年代中期叙利亚控制贝卡谷地以来，这块黎巴嫩的区域便成了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地，同时也是贩运麻醉品的区域，因而在这里伪造货币便成了最说得过去的行当。因为，从秘密情报机构的角度看，大量制造“超优假币”的伪造者不仅仅是为了寻求财富，他们也想打击美国的经济。因而，美国人动用了大量的手段调查超优假币案件。由于伪币制造工厂似乎是在黎巴嫩境内，1992 年美国人就在塞浦路斯建立了秘密情报机构谍报组。任务是锁定这个工厂并予以摧毁。

在这种背景下，毒枭捷布兰·哈那和皮特·卡塔所披露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而，在检察官办公室又再次提审了他们。两个麻醉品贩子供出，在黎巴嫩，整个伪造活动始于 1975 年，即在被称之为“巴勒斯坦进步分子”营地开展的反基督教长枪党的内战期间开始的。由于缺钱，基督教长枪党便开始将亚美尼亚人的印刷刻板改造成可制造美国 100 元面值假币的细纹印版，然后在褪色与发白的真的 1 美元上面印制假币。

虽然印制的不是十分完美，但他们却用这些假币在捷克斯洛伐克购到了枪支弹药。据捷布兰·哈那和皮特·卡塔所说，几年以后一些叙利亚的慷慨大亨接管了这些活动，并在继续制造质量

① 银行典型的货币虚构价值券。

略差的美元同时，开始伪造“超优假币”。捷布兰·哈那和皮特·卡塔还揭示了在黎巴嫩进行伪造活动的三条线索以及贩子们运送假币的路线，先用卡车将假币运到土耳其，再经土耳其运到欧洲。伪造者们也从位于黎巴嫩基督教区的朱尼耶港发送运钞车到叙利亚。

对捷布兰·哈那和皮特·卡塔的审讯持续了数月。1993 年 2 月，捷布兰·哈那被判八年徒刑，皮特·卡塔则被判了十年徒刑。法庭考虑到这两个人为国库提供了珍贵的信息，回报他们对美国国家利益做出的贡献而宽恕量刑。不过时至今日，超优假币案件的详情对世人仍然是个谜。诚然，调查者通过审讯证实了他们以前论断的真实性，也证实了黎巴嫩和叙利亚对这种案件要负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但是，假币流向世界的势头并没有因此受到遏制，流通中的超优假币数量仍然十分巨大。

长期以来，“超优假币”案很少被媒体曝光。关于该案的首批文章是在 1992 年 7 月发表的，这些文章来源于针对恐怖与非常规战争研究中心，该中心代表着议会中共和党的力量。该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谴责叙利亚和伊朗散布这些超优假币。按该中心的说法，这些超优假币是在德黑兰伊朗中央银行印制的。可这份报告被伊朗当局定性为“来自极右势力的幻觉猜想”。

要提供证据说明是伊朗货币局制造了大量超优假币是很困难的。不过，多亏了保罗·凯利，秘密情报机构追踪的黎巴嫩线索现在受到了美国国务院专家的认真对待。种种迹象也显示出其他质量略逊一筹的赝造假币的活动也是在贝卡谷地进行的。依据国务院的说法，由于这些伪造美元的事态面临一触即发的局面，美国在同叙利亚政府谈判时就多次提及超优假币案件，特别是在 1994 年 5 月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与阿萨德总统会面期间。

的确，这些案件所造成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峻的。自这些超优假币流通以来，很多欧洲和远东银行对接受 100 元面值的美元

便心有余悸。1994 年，伦敦的大银行纷纷不再承担兑换这些 100 元面值美元的风险。1995 年 2 月，《香港虎报》报道说，超优假币的“肆虐”打击了这座城市。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委员帕特里克·莱希还记得，1994 年他在爱尔兰度假时成了 100 元面值美元坏形象的受害者，当地银行只愿收他的旅行支票，而不愿要他的美国银行钞票。

虽然美国国库面对要采取的相应措施有些望而生畏，诸如需要对 100 元面值美元进行修改，还要应对数百万计的新旧两版钞票同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局面，但美国政府还是不得不强硬地行动起来以迅速阻断经济大出血的各种风险。1996 年国库秘书长罗伯特·鲁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要对自 1929 年来就未曾改版的 100 元面值美元图案设计进行有意义的审核修改。在各项重大修改方案中，包括放大位于美元正面中央的肖像，并加上随光照角度而变化的光学水印和墨迹。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罗伯特·鲁宾还强调了这样一种事实，即由于在修改后的美元上所实施的安全措施只能应对当时的伪造攻击，因而他们还需提前制定好应对以后攻击的措施，特别是制定好应对利用最先进的复制技术进行攻击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投机伪造者通过彩色复印手段伪造货币的威胁阴影依然挥之未去，但新的 100 元面值美元的水印技术仍是规避投机伪造者的有效杀手锏。

不过，罗伯特·鲁宾的乐观见解似乎有些牵强。如果对新版实施的保护措施值得赞扬的话，那么，我们对旧版“100 美元”又奈之如何？假如中东地区的伪造者暂时不能复制新版“100 美元”的话，那么，他们若继续长期伪造旧版美元我们仍是束手无策！

美国同时对 50 美元、20 美元、10 美元和 5 美元也采取了改良措施。1990 年，美国对“50 美元”和“100 美元”采取了安全丝和微印制[①]两种保护拖措。1993 年，对“20 美元”、“10 美元”和“5 美元”

① 设置防彩色复印或各种形式复制的技术阻碍物。

也采取了这些保护措施。然而，除了保护措施以外，这种绿钞票的“设计”尚未得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修改。因此，1996 年美国决定审查修改美元图案对美国国库而言不啻是一个重大的举措。

可见，在经济政策上的措施犹豫不决已经导致了一种有利于伪造者造假活动的混乱局面，现今很多伪造者仍在进行着伪造活动。诚然，“投机伪造分子”利用彩色电子复印手段复制美元时的确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但是职业伪造者却拥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和相应的设备，完全有能力大量制造质量或好或坏的美元。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一旦分析了 1984 年至 1997 年间美国钞票“安全性”措施变革后，就很容易明白伪造者制造假美元的利益所在以及他们的生产规模之大了。

经过三年的研究和试验，秘密情报机构和货币刻印局联手，于 1984 年研发出了三种 20 美元的样票，所有的样票都是用多彩印制手段印制的。货币刻印局主任罗伯特·勒沃证实已将这些美元样票向前美国总统、当时还是国库秘书长的多纳德·里根呈交。多纳德·里根又将其转呈给白宫，但白宫始终没有在建议的技术手段中做出任何选择。次年，詹姆斯·贝克接替了多纳德·里根出任国库秘书长，然而，那些新研制出的美元样票仍原封不动地沉睡在那里。尽管如此，国库还是采用了两种安全措施，即聚合线丝和微印制。

由于感觉这些措施仍然不足，秘密情报机构表示出了不满情绪。国库则许诺说在以后的数年内还将实施其他的改良措施。然而，直到 1990 年美国政府才实施上述两种安全性措施。延迟的原因是制造一种技术上与聚合线丝相容的纸质存在着困难。独家供给国库造币纸张的供货商克莱恩公司，在将安全丝加入到纸基质中时遇到了麻烦。因此，货币刻印局在 1986 年就不得不开始寻求其他造纸商。当时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英国一家著名的造纸商波特尔斯。但是，由于美国保护主义势力坚持禁止使用任何外国纸

张造币，使美国克莱恩公司运气再至，并最终于1989年解决了技术难题。

直到1996年，美国才开始审核美元图案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在克莱恩公司纸基上保留了和以前一样大小尺寸的图案，也保留了家喻户晓的黑绿两种基本颜色。美国国库证实，多色技术方案并未受到重视，因为“绿色寓意繁荣，而黑色寓意稳定”。

在新版美元漫长而艰难的“诞生”过程中，由于攻克技术难题的迟缓与行政管理上的迟钝呆滞，给伪造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1995年9月，俄罗斯中央银行外国货币调控司司长维克多·梅尔尼科夫在会见美国国务院的代表时向他们发出警报，超优假币已在他的国家泛滥成灾。

为应对这种局面，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新情报室，使秘密情报机构能够获取这种超优假币案件的“关键性”线索。我们还记得，无论是对驻塞浦路斯特遣小组专家和调查者而言，还是对于罗伯特·勒沃而言，伪造与流通超优假币均属于恐怖主义行为，同时也是对美国“经济战争宣战”的行为。

197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将叙利亚同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和苏丹一起列在了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上。美国认为：自1986年以来，虽然不能证实叙利亚政府直接涉足恐怖主义攻击，但叙利亚却允许伊朗向赫兹博拉派系提供武器，而且叙利亚在贝卡谷地还为其他团伙提供避难与庇护，其中不乏有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巴勒斯坦哈马斯派系和库尔吉斯坦劳动党。不过，叙利亚已经开始同美国国务院讨论将其从被控告国家的黑名单上撤除的可能性。作为负责中东地区和平进程委员会委员的达马斯却觉得很难接受美国的这种指控。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某次会见之前，国库秘书长劳矣德·本特森就曾向克林顿报告了由秘密情报机构人员在叙利亚进行的“超优假币”案件的调查结果。据美国国务院披露，两位总统已经商讨了一些相关

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贝卡谷地制造超优假币的活动理应停止了，叙利亚也不应长时期被列在恐怖国家黑名单上。

扎伊尔人团伙欺诈

“姓：德－勒萨伏，名：财会人员”。对这样的姓名构成，奥地利女营业员并没有发觉任何可疑之处。是很了解法国情况的上司发现了这种在账户享有人证件上进行欺骗的行为。特别警察机构在1990年时还认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可一旦对事件深究下去，很快就使人不能再笑脸相对了。因为在1989年至1993年期间，这种类型的诈骗活动在法国和欧洲迅速蔓延开来。这些攻击的源头均来自同一个组织，即“扎伊尔人团伙”。这个犯罪组织完全掌握了造假的技艺并充分了解银行系统的运作机制。这个“扎伊尔人团伙”在4年中攻击了大经济管理中心、公司企业和银行机构，从而使60万个客户成为他们诈骗的受害者。仅据银行的统计，10亿法郎已被他们掠走，而且在1989年至1992年间，他们每次诈骗的数额平均增大了4倍。仅在1993年第1季度，他们每次进行诈骗的数额都在15万到3百万法郎之间。

这种以“3倍速扩散”的犯罪活动程序是，先设法盗窃支票，然后篡改盗窃来的支票，最后用假证件开户提取这些支票上的款额。我们一旦列出受害公司企业的清单，就可显示出它们均是以电子化管理运作的组织机构。在1989年至1992年间，曼斯互助公司、罗莎香料公司、EDF公司、迪奥公司、美国航空公司或科日玛公司均遭到“扎伊尔人团伙”的攻击。因此，1993年时领导巴黎警察总署金融事务局下属一个办公室的地区警官奥西尼证实，伪造的银行转账单增长了304%，是1991年至1993年间经济犯罪种类中增长比例最高的犯罪活动。

这种“祸患”泛滥程度已如此严重，致使法国银行协会总代表

巴特里斯·卡哈特不得不于1993年4月26日签发了一份通报，向整个银行业界发出了警报。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在我们会员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法国银行、比利时银行和瑞士银行已知晓的扎伊尔人团伙欺诈活动正呈增长趋势。总体上讲，这些欺诈活动是由来自扎伊尔或非洲法语国家的人所为。现在，这种犯罪活动可能会扩展到整个欧洲。"

犯罪程序又是怎样的呢？所有"扎伊尔人团伙"类型的欺诈都是利用截获银行信息方式进行的。他们主要在邮件分拣中心和支票受益人的信箱中窃取信息。有些欺诈活动是在支票发送公司内部工作区域里发生的，不过这种欺诈活动所扮演的角色仍是次要的。毫无疑问，被盯得最紧的证件单据就是商务信件，原因是其中含有支票，特别是信件支票。因此，这些证件单据可以使坏人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来进行他们可恶的勾当，里面有银行名称、公司名称、账户号码和持有人银行证件号码，甚至经常还有受侵害人的签字笔迹。除这些基本信息外，诈骗者还可利用文件上记载着的具体款项数额来评估支票持有者的金融潜力。

一些邮政服务部门为应对这种情况组建了"支票提供者"组织网络。关于这一点，意大利银行协会的报告颇具建设性："犯罪分子已经混入邮政工作人员之中，并且建立了某些种类网络向犯罪组织提供含有支票的信件材料。虽然数个团伙已经被摧毁，但这种犯罪方式又死灰复燃，案发率与短期非暴力轻罪的案发率竞攀高低。"

诈骗者一旦完成甄别受侵害人的工作便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先在银行机构存入一小笔款项，往往是以存折的形式建立一个账户。而后，欺诈活动随之而来。欺诈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的，一是涂改截获的支票，二是伪造转账单或过户单，三是将两种手段混合起来使用。涂改的方法有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式是使用机械的、化学的或是机械与化学混合的手段变更票据持有者姓名，然

后再填上与伪造或仿照身份证件姓名相对应的名字。

当票据上标注的数额不够多时，诈骗者也会涂改总额。当诈骗者不改动支票持有者姓名时，他们便借助以持有者姓名建立的伪造证件单据在银行开户。这些坏人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如此丰硕，以至于专家们起初还以为他们使用的是很先进的伪造手段。实际上，这不过是非常简单的技术，只要求诈骗者掌握准确的地址和有个好感觉，而不要求什么科学知识！

诈骗者最常用的工具是精细的金属锐器，如“上士羽毛笔”类型的金属锐器，可以细腻地刮去墨迹而不留下任何明显痕迹。有些伪造者使用的是市场上容易买到的丙酮类溶剂、酒精或氧化还原剂。他们对付最难清除的墨迹就使用含氮喷雾剂或更简单地使用冷凝剂，这些方法均可帮助他们实施机械与化学混合使用的攻击。伪造的转账单是用手工或用从银行拿来的打印机制作的。转账单提供者的信息是从截获的支票上抄录下来的，然后再挪到伪造的转账单上。他们所标示的款额很少超过截获支票上所注明的款额，这就保证了伪造者的提款把握，提出钱后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收款人则是事先在另一个银行贷款机构开户的账户持有者。篡改过的转账单是通过信件或是直接投入银行信箱的方式寄给目标银行的，他们从不到银行窗口递交转账单。

广泛模仿伪造转账单的原理，伪造过户单是用来将资金寄到事先在国外用假名开启的户头上。为了令人更加相信，在某些情况下伪造过户单被制成带有单据提供者机构台头的信件形式。这种形式很容易伪造，甚至偷来即可。

1992 年至 1993 年间，由于许多银行知晓了“扎伊尔人团伙”组织的行动方式，诈骗活动在可疑的账户提款时开始遇到了麻烦。1993 年 4 月，法国外贸银行就扣留了一张款额达两百多万法郎、拟转到非洲喀麦隆一家公司的伪造转账单。法国外贸银行的这种警觉性帮助警方逮捕了三个嫌疑人。自 1992 年 11 月以来，该

银行通过采取函告用户企业和实施数字式签字等多种措施增强了对扎伊尔人团伙组织欺诈活动的警惕性，并取得了成功。作为对策，扎伊尔人团伙组织采用了新的过户手段，即使用支配权转移函的方式。

支配权转移函规定的数额往往在25万法郎以上，在带有目标公司台头的公笺上草拟，发给该公司身兼要职的大人物。这种支配权转移函明确写着一位知名人士的护照号码，可是这位知名人士的身份与品质均已被篡改。因此，由于身份和护照与收到的单据完全相符，收款银行便被置入预先设置的陷阱中而同意付款。

银行卡诈骗者

以前，亨利·特罗麦特生活过得很奢侈。他经常将自己的约会安排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酒吧里，又自我介绍说是进出口公司的老板。他的财富和他的得意都足以使人想像出他是生活在漂亮的富人区。经常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位帅气十足的年轻男子，名叫吉米·墨纳塞。亨利·特罗麦特说他是在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结识的吉米·墨纳塞，并用他自己的市场方法学培育了吉米·墨纳塞。就这样，师生间结成了同党同谋。也正因如此他们双双进了卫生部的牢房。

他们由于被指控使用了伪造支票而被判刑，俩人被关在了同一间囚室。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亨利·特罗麦特筹划并实施了一种伎俩，可以利用假自动提款机截获用户的银行卡和密码。1993年3月他们出狱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实施了他们的精心发明，安装了一套假自动提款机和键盘。其"操作"原理非常简单。真正的银行卡持有者在他们制作的假自动提款机的键盘上操作并输入其密码，肯定不灵。假自动提款机屏幕要求他再输入一次密码，仍然不灵。如同正常自动提款机操作程序一样，三次错误输入

密码后银行卡便被留在了机器内。真正的银行卡持有者如此这般试验三次后银行卡便自然被假自动提款机没收了。不过银行卡并没有真正被没收。在银行卡插口内，诈骗者事先安装了一个小盒收回了那张银行卡。至于该卡的密码则已被记录在键盘上了。当银行卡持有者无奈离开后，两个诈骗者就获得了那张卡及其密码，然后再去最近的自动提款机提取该银行卡的款额。截至 1993 年 7 月末，两个诈骗者已经用这种办法偷窃了 117 张银行卡，窃取了 50 万法郎。不过，坏蛋们在用盗窃来的银行卡提取款额时终于落入陷阱而结束了这种生涯。

这一事件显示，在法国使用银行卡进行交易时必须使用密码的要求给客户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果说通过控制输入密码来规避欺诈是有效的话，那么，这种控制同时也可使最简单的贪污成为可能。1994 年伊始，《银行安全》公报提请人们注意，银行卡持有者使用自己的密码时如果不留意就会产生被欺诈的风险。因此，《银行安全》公报着重强调："增加密码的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看来银行卡持有者并没有重视使用电子付款系统时所要承担的责任。"

我们再来叙述一幕由扒手的三重唱转换成"制乱打劫"的抢劫剧。当一个银行客户来到自动提款机前准备操作的时候，有三个抢劫者向他围拢过来。第一个打劫者暗暗记下银行卡持有者的密码。第二个打劫者通过请教该"客户"如何操作自动提款机的方式使其分散注意力。当受侵害者转过头来回答问题时，第一个打劫者便悄悄地操作自动提款机，中止了交易程序并拿走了该客户的银行卡。此时，第三个打劫同谋就告知受害客户，他的银行卡已被自动提款机吞噬了。由于知晓了密码，诈骗者便可以使用该银行卡提款直至不灵时为止。

这些例子说明，从最令人怜悯的"制乱打劫"到可置超强公司的财政于危难之中的广泛的欺诈活动，伪造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中心问题。即使最诚实的人也避免不了会产生这样的梦想：要是有